

湯顯祖

朱隱山 著

出版說明

孔子周遊列國，創立儒家學說；張騫出使西域，開闢絲綢之路；書聖王羲之，留下了曲水流觴的佳話；李時珍廣集博採，躬親實踐，編撰醫藥學名著《本草綱目》；曹雪芹寫下了中國古代最負盛名的長篇小說《紅樓夢》……

這些傑出的歷史人物，有的是在中華民族文明進程中做出過突出貢獻、對後世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思想家、政治家，有的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傳播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文學家、藝術家、科學家，有的是為國家安定統一、民族融合團結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過傑出貢獻的軍事家、外交家……他們為中華民族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偉大的貢獻，他們的行為事跡、風範品格為當世楷模，並垂範後世。

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先賢人物。他們的思想、品德、事跡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；他們的

故事，是對中華民族的稟賦、特點和氣質最生動、最鮮活的闡釋；他們的名字，在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上最為光彩奪目；他們為五千年中華文明史書寫了最為光輝燦爛的篇章。

為了解先賢，走近先賢，我們精心組織編寫了這套《中華先賢人物故事匯》叢書，以翔實可靠的史料為依據，細膩動人的故事為載體，真實地呈現中華先賢人物的事跡、品格和精神風貌，彰顯他們的貢獻和功績，激發人們對國家民族的熱愛，對中華文明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崇敬。

開卷有益，期待這套叢書成為你的良師益友。

目 錄

導讀	I
從姑山求學	1
着意作詩人	11
拒絕張居正	21
傳奇的初幕	31
南京七年.....	42
一路更向南	56
海若在玉茗堂	66
相思莫相負	77
浮生若夢.....	89
一縷情絲縛繭翁.....	101
湯顯祖生平簡表.....	115

導讀

湯顯祖（1550—1616），字義仍，號海若、若士、清遠道人、繭翁等，是活躍於明朝後期的戲曲家、文學家和詩人。

湯顯祖少年時曾從徐良傅學古文詞，又拜入陽明心學泰州學派傳人羅汝芳門下。他青少年時期便顯露出常人難及的文學才華，與眾多前輩及同輩文人建立了聯繫，同時養成了不攀附權貴、耿介自守的性格。

湯顯祖二十一歲中舉，三十四歲進士及第，此後有十五年的仕宦經歷。他有極富個性的文學主張，有明確的政治立場，有批判朝廷不良風氣的勇氣，為官時也能有所作為。

由於上書言事、批評執政大臣，他在萬曆十九

年(1591)四十二歲上，由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被貶為徐聞典史。他在赴任和北歸途中，先後漫遊了羅浮山、澳門、肇慶等地。這些入山出海的遊歷經驗，為創作《牡丹亭》等戲曲作品提供了不少素材和靈感。

由徐聞北歸後，他在遂昌縣擔任知縣數年，於萬曆二十六年(1598)棄官回到臨川隱居，築「玉茗堂」，開始集中精力創作戲曲。除完成於南京任上的《紫釵記》和更早的《紫簫記》外，他的另外三部戲曲代表作《牡丹亭》《南柯記》《邯鄲記》均完成於棄官歸隱於臨川的歲月。

湯顯祖的詩文和戲曲創作於入仕前即已開始。在當時以及後世看來，他最重要和最璀璨的身份，依然是才子、文人，而不是一名官僚。他的眾多創作中成就最高的還是戲曲，其中《紫釵記》《牡丹亭》《邯鄲記》《南柯記》合稱為「臨川四夢」，又叫「玉茗堂四夢」，都與「夢」有關，都以「愛情」為主題。其中在當時及後世影響最大的當數《牡丹亭》，

寫的是一位年輕女子因情而死，又因情而復生的故事。《牡丹亭》體現了湯顯祖思想中掙脫禮教束縛、追求個性解放的一面。《牡丹亭》的出現，在人氣上超越了此前風行的《西廂記》，如比湯顯祖小近三十歲的沈德符所言，「湯義仍《牡丹亭》夢一出，家傳戶誦，幾令《西廂》減價」，作者「才情自足不朽」。

從姑山求學

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，湯顯祖十七歲，還是一位到從姑山上求學的青年。從姑山位於撫州東南的南城縣近郊，離湯顯祖的祖宅有些距離，但也不算遙遠。

十多年前，大儒羅汝芳在家鄉南城縣郊創辦「從姑山房」，在從姑山上講學，引得四方學者與儒生紛紛前來探討、問學。後來，羅汝芳宦遊各地，從姑山上的講學時斷時續。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，羅汝芳回鄉省親，湯顯祖便拜入他的門下，跟隨學習。

收湯顯祖為弟子後，羅汝芳便離開家鄉，赴任安徽寧國府知府。所以，在這四年裏，湯顯祖沒有甚麼親承教誨的機會。如今先生因父喪再次離任

回鄉，講學於從姑山，湯顯祖便協同幾位好友一道上山問學，以期在舉業與文辭之學外，尋得安身立命的大學問。在他的期待之中，羅汝芳帶給這些青年的，或許是另一個廣闊的天地。

幾年前，湯顯祖已成了縣學裏的生員，此番上山，是這位才華橫溢的湯秀才人生中的重要一課。求學與進學，對於湯顯祖而言，更可能是一種宿命。這條路的真正意義，未必全在於它的終點「入仕為官，修齊治平」，還在於沿途目睹到的諸般好風景。

這些好風景，猶如湯顯祖初上從姑山時飽覽的山川草木、泉石雲霞那般，鏤刻在他的心間。猶如大儒羅汝芳先生在山上再見到他時那驚心動魄的追問：「當年，你猶是稚氣未脫的少年，未及與你深談。轉眼數年，你已是玉樹臨風的青年了，甚好，甚好！我有一問，算是對你的考核——你可知你名『顯祖』二字的含義？」

「我的名是祖父賜下的，但他從未對我言明出

處與用意。顯祖幼時在家塾讀書，後師從徐良傅老夫子學習，倒也讀了一些書。自己琢磨過，覺得或許出自西漢韋玄成《戒子孫詩》裏的末兩句——『無忝顯祖，以蕃漢室』。韋玄成之家，世代為儒，韋玄成和他的父親都擔任過漢朝的丞相，可謂不辱家聲，且能光宗耀祖，他寫這詩，是希望自己的子孫後代能依舊如此。我湯家當然比不了韋氏的顯赫門庭，不過至今也有好幾代詩書相傳，祖父或許希望我也能如韋家子弟那般進德修業、出仕任官，光耀湯家的門楣。」

湯氏家族在文昌里聚居已有六世之久了，在城內唐公廟一帶另有住宅、家塾和其他產業，稱得上是殷實人家。湯家以耕讀傳家，到湯顯祖這輩，已出了五代讀書人，物質充裕且精神富足，在當地頗有名望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文昌里湯氏極少有在朝廷任官的家庭成員。對於湯顯祖的祖父湯懋（mào）昭來說，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心結。

湯懋昭自己志在山林，喜歡修仙問道。他

膝下的兩個兒子也算飽學之士，但於仕途都不熱衷——要麼好詩詞戲曲、才子文章，要麼精研黃老之學。一個家族要想有更好的發展，需要有人到朝廷去做官。從給孫輩的命名能看出，湯懋昭將這方面的希望都寄託在長孫湯顯祖身上了。

「你讀聖賢書，當有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志，要遂此志，出仕是自然，孟子所言『達則兼善天下』者是也。北邊搬演雜劇，有一齣《龐涓夜走馬陵道》，裏頭有句唱詞道：『學成文武藝，貨與帝王家。』則是通俗一些的說法。你家中長輩的這般想法，正是每家每戶對自家兒郎的期盼。不過，倘若未來你的舉業之路坎坷或仕途不順，你當如何？」

這是羅汝芳的第一次追問。因為天資高，湯顯祖在五歲的時候，就能在人前對對子，被稱為神童。等到長大一些，他更成為同輩中的佼佼者，是少年學子們羨慕和學習的對象。因為才華出眾，他對前途並沒有憂慮之心，只覺得一切美好的東西在

他面前緩緩展開。舉業之路不順或仕途坎坷這樣的問題，他之前從未考慮過。

此時站在從姑山房前，面對羅汝芳追問的湯顯祖並不知道，類似這樣的追問，在未來他與老師交流的許多日子裏，還會經常遇到。這些追問，有時候顯得咄咄逼人，有時候難免對他的熱情大潑冷水，但每每能在他懵懂、困惑或頹唐的時刻，給他當頭棒喝，令他感到醍醐灌頂。

「老師剛提到了孟子。孟子那句話的上半句，或可作為我對老師的問題的回答，『窮則獨善其身』。但對於這個問題，弟子其實心虛得緊，不僅不知道困頓坎坷之時，到底該怎樣獨善其身，也不知如果真正入仕，又到底該怎樣兼善天下。《尚書》中說：『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』；《春秋左傳》裏說：『非知之實難，將在行之』。所以，我固然能用孟子這句名言來回答老師，但是，到底如何做到入仕後如老師這般守住本心，做好本分，造福一方？又如何像老師追問的那般，在困頓坎坷之時不至於陷入

偏見與激憤，而能一如既往、不改初衷？在沒有真正遭遇這些情況之前，我其實是不知道答案的。」

說完這番話，湯顯祖沉吟了許久。羅汝芳並沒有立即接他的話。師生兩人就這樣相對無言。對羅汝芳而言，他需要多給他的這位弟子一點時間，讓湯顯祖好好消化自己剛剛提出的疑惑。對湯顯祖而言，老師的沉默倒沒有令他慌張。他的性格並不拘謹，甚至有很活潑好動的一面。如今這沉吟，大概不是他陷入苦心焦思的結果，只不過試圖先將問題拋到一邊不去想。十七歲的湯顯祖總是覺得，對於漫長的人生來說，未來還有些遙遠，現在並不急着解答這些問題。

老師的聲音打破了沉寂。羅汝芳清了清嗓子，接過湯顯祖的話說道：「孺子可教也。你的疑惑我也曾有過，甚至直到今日，也不敢說自己真正參悟出了答案。我的老師顏山農，是陽明先生的再傳弟子，我算陽明先生的三傳弟子了。陽明先生說過，『一念發動處，便即是行了』，可見有時候，知與行



羅汝芳接過湯顯祖的話說道：「孺子可教也。」

是分不開的。你從聖賢書中讀來、從前人言論中學來的道理，是知，也是行，但這，只是『行』的一部分，要待在今後的人生中去切實運用，方可謂真的『行』了。倘若沒有後面這些真正的『行』，則之前的所謂學、知，就是假的『知』了。陽明先生當年於貴州龍場悟道後，漸漸便總結出了『知行合一』四個字。」

湯顯祖並非沒有聽過這四個字。此前，他對本朝新創的陽明心學也有涉獵，如今結合老師所說來理解，倒是讓他有些豁然開朗。不過要到日後抉擇與行事之時，今日這番師生對答，以及從前人那裏學來的道理，才能真正顯示出它的作用，成為「知」，給予他守住本心的力量。這或許是羅汝芳送給他的真正的入門禮物。

當然，從姑山上青年們的生活並不總是這樣嚴肅。南城縣近郊多山，大名鼎鼎的麻姑山也坐落在此。唐代書法家顏真卿擔任撫州刺史時，就在這裏寫下了《有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》，成為

他的代表作之一。從姑山猶如仙境一般，山腳下的盱江和黎灘河兩江如練，山上的「潛光軒」「朝陽閣」「得仙亭」等亭台樓閣，讓青年學子們在讀書論辯之餘，多了賞遊盤桓之樂。

賞遊盤桓的間隙，同學之間也少不了互相交流切磋。與湯顯祖一起在山上求學的姜鴻緒，就常在山水之間拉着湯顯祖探討藝文之事。相處久了，姜鴻緒似乎發現了湯顯祖骨子裏更令人驚豔的另一種天賦。

「你十二歲時寫的詩就很讓人驚豔了，天分真是好得驚人！我現在都會背了。」姜鴻緒說，「你該多寫些詩才對，這樣才不辜負自己的才華，不要太賣力讀那些聖賢書啦！」

他不顧湯顯祖一臉無奈的表情，自顧自地開始背誦那首《亂後》：「……轉略數千里，一朝萬餘口。太守塞空城，城中人出走。……況復流離人，世故遭陽九。」背誦完，姜鴻緒還向其他同學解說了一番此詩的寫作背景。當年鄰縣遭遇匪亂，湯家

舉家外出避難，回來後，湯顯祖就作了這首詩。

其他同學也紛紛誇獎湯顯祖少年天才，作此感事傷時的詩，不輸杜甫。這時候，平時能言善辯的湯顯祖卻紅着臉說：「雖然我也很喜歡作詩，但詩文不能救世。要救世，當然得有更深廣的學問，辭章畢竟是小道。」

「這你就錯了，我們臨川出過不少令人景仰、思慕的賢人。這些人不僅學問好、才情好，也有好幾位仕途亨通，如官至宰相的晏元獻公（晏殊）和王荊公（王安石）。但是宰相不是誰都能做到的，不能做宰相，做個才子也不錯。如晏元獻公的兒子晏小山（晏幾道）和曾居臨川的南豐先生（曾鞏），他們筆下的辭章又何曾小了？官職高低，並不影響他們在文學上的成就。」姜鴻緒說。

是立志做晏元獻公、王荊公，還是做晏小山、南豐先生？姜鴻緒這番話說完，這個問題開始縈繞在湯顯祖的心頭，好像比老師當日的那幾聲追問還要更難回答。

着意作詩人

寫下《亂後》的湯顯祖不過十二歲，在此之前，他已經是臨川一帶遠近聞名的神童了。毫無疑問，少年湯顯祖是很好的「讀書種子」，除對儒家經典、舉業之學以及儒家的「性命之學」有初步涉獵外，他在作詩這件事上也頗下過一番工夫。並且，在人生的早年，湯顯祖靠「詩人」的身份，在文人士大夫的圈子裏獲得了認可。在這個「着意作詩人」的階段，他走得倒也算順遂：十四歲中秀才；二十一歲時參加江西鄉試，以第八名中舉，具備了做官的資格。要想更上一層樓，就得繼續進學、考取進士了。

時光荏苒，這時已是隆慶六年（1572）的夏末，明穆宗駕崩，明神宗即位。這一天，抱病的湯顯祖

一臉苦惱地對他的書童說：「譚尚書即將赴京，隨後去北境整治軍備，本地士紳紛紛設宴，為尚書餞行。我也想為尚書送行，可這場病來得真不是時候啊，該如何是好呢？」

書童長年跟隨在湯顯祖身邊，耳濡目染，倒也識得許多字，稱得上是聰明靈秀。不過有些事卻是他不明白的，譬如湯顯祖眼前的這樁心事。聽了這番話，他疑惑地問道：「您何時與譚尚書熟識的呢？而且他是尚書這樣的高官，咱們是不是不一定能說得上話？」

譚綸是朝廷重臣，還是名將戚繼光早年的伯樂。在隆慶朝後期，他從任上告假回老家宜黃休養。宜黃與臨川同屬撫州，所以湯顯祖與這位尚書大人也算是同鄉。此時，內閣首輔張居正以新皇帝的名義將五十多歲的譚綸召回，任兵部尚書，整頓防務。

聽了書童的疑惑，湯顯祖耐心地解釋道：「譚尚書是一代英豪，又是我的同鄉前輩，我內心對他

很是敬佩，有這樣與他接觸的機會，當然是讓人激動的。而且譚尚書禮賢下士，未必不會接見我。」

「不如您預備好給他的禮物，作好給他的詩，待他臨行，由我為您送去不就行了？」書童道。

經書童這麼一提醒，湯顯祖興奮地對書童道：「你這書童，倒也聰明。待我賦詩一首，連同古刀一對，及琴、扇、金印等，你替我一同送給譚尚書。」

這首詩是湯顯祖以詩文干謁的早期代表作。在前一年（1571），湯顯祖中舉之後便赴京參加春試，然而名落孫山。他在詩中迫切地流露出自己為國效力的願望：

上林飛雁滿金河，殺氣邊頭赤羽多。相國南來徵竹箭，尚書北上擁雕戈。終知熱坂熏嵐淨，待要寒門氣色和。入塞定多饒吹曲，傳來帳下美人歌。

——《送譚尚書行邊》

在詩前，他寫了一段小序，表達了對文武雙全的譚綸的敬重之情，以及自己因病而未能親自為譚綸餞行的遺憾。除這首詩外，他還備了其他禮物：古刀一對、琴一張、金印三枚、扇一把，可見湯顯祖景仰前輩的用心。

譚綸雖然不認識年輕的湯顯祖，但也沒有怠慢家鄉的青年士子。他將禮物和詩收下，又取雙刀中的一把寄回，並附上了答謝的書信。信中的一些語句，顯然是一些客套恭維話，但湯顯祖依舊很珍視它。收到譚綸的來信後，他將單刀又寄了回去，依舊附上一首詩及小序，再申心意。

湯顯祖把寫給譚綸的第二首詩和小序的意思，告訴了書童：「這兩把刀本是一對，一雌一雄不能分離。倘若分離，刀在半夜時會響動和發光。譚尚書看到，恐要受到驚嚇，所以我讓你將刀再次送去。」

書童又問：「那麼，譚尚書之前給您的回信裏說了些甚麼呢？」



收到譚綸的來信後，湯顯祖將單刀又寄了回去。

湯顯祖爽朗地笑了，對書童說道：「他在回信裏誇我，說我有成為文武全才的資質，因而回贈其中一把寶刀給我。同時，他為受贈寶刀而感到很慚愧，因為覺得自己還比不上漢朝的絳侯周勃與潁陰侯灌嬰這兩位名將。」

「當然，我知道那是尚書的客套話和謙遜之語，不能當真。可是明知如此，我卻依然感到高興。」湯顯祖說。

這年除夕的時候，鄰居家失火，火勢蔓延到了湯宅。當時是黑夜，汲水不便，火勢沒有得到及時控制，到天亮才熄滅。湯家累積了幾代的藏書幾乎全被燒毀。湯氏家族雖然遭受了很大的損失，但也不至於從此一蹶不振。

萬曆二年（1574）的春天，湯顯祖第二次參加禮部主持的會試，遺憾的是，這次他又落榜了。

湯顯祖當時的心情非常鬱悶。這時他又想到了同鄉前輩、官居尚書的譚綸。這位懷才不遇的年輕人大概是想找譚綸一訴衷腸，便去了尚書府邸

拜謁譚尚書。不巧的是，湯顯祖前後一共去了四次，都沒見到自己心目中的這位英雄。尚書要麼是在府中與某位官員飲酒，要麼是與某位將軍商議要事，要麼是在午休，要麼是在宴飲。湯顯祖覺得不便打擾，每次都識趣地退下了，最終也沒有見成自己崇敬的這位鄉賢。

回鄉之前，他投贈了一首《留別大司馬譚公》給譚綸，並在書序中再次表達了自己的傾慕與未來相見的渴盼。三年之後，譚綸去世，湯顯祖與他心目中的英雄在現實世界裏無法更進一步地交往了。但在湯顯祖心目中，譚綸的形象一直沒有褪色。譚綸不僅是一位優秀的同鄉前輩，還是為家鄉引入海鹽腔、最終推動形成宜黃戲的文化英雄。

在會試落第的次年（1575），回鄉閒居並計劃赴南京一帶遊學的湯顯祖，獲得了家鄉父母官——臨川知縣的贊助，刊印了他的第一部詩集《紅泉逸草》。臨川城西三十里有一座銅山，南北朝時期的大詩人謝靈運來過這裏，寫過這一帶的景色，留下

了名句「石磴瀉紅泉」。湯顯祖遂用「紅泉」來指代家鄉，並將書房命名為「紅泉館」。十二歲那年所作的《亂後》和之後寫下的《送譚尚書行邊》《留別大司馬譚公》等詩，都收錄在了《紅泉逸草》裏。

萬曆四年（1576），遊學南京的湯顯祖刊刻了第二部詩集《雍藻》。南京國子監被稱為「南雍」，與北京國子監「北雍」同為國家最高學府。在此遊學的他，將這段時間寫下和編定結集的詩集命名為「雍藻」，應當與此有關。只可惜這部詩集沒有流傳下來，後世的人無從知道它的內容。

湯顯祖早期最重要的詩集，應該是《問棘郵草》，收錄了萬曆五年到萬曆八年（1577—1580）的一百四十二首詩和三篇賦。那時候，他已將自己的書齋名改為「問棘堂」。《莊子》裏有「湯之問棘」的典故，所以「問棘」隱含着顯祖的姓氏。

當時的大名士徐渭在萬曆八年應好友張元忭之約遊歷京師，有一天，他讀到了湯顯祖《問棘郵草》裏的詩，興奮不已。但徐渭後來才知道，在他剛到

京師的這一年，湯顯祖剛剛經歷了第三次落第。

那幾年裏，在張宅做客的徐渭閒談時，總免不了要將湯顯祖的詩誇讚一番。張元忬自然信得過徐渭的眼光，他還從別處聽來了一些關於這位年輕人的消息，也說給徐渭聽。

「此子之詩確實上佳。剛過而立之年吧，江南江北間可謂文名頗盛，絕對是同輩中的佼佼者。據說眾多權門公子都想和他結交呢！但此子很是清高，往往不屑一顧。」張元忬說。

「那又如何？有才如此，當然要視天下文士如無物，這樣豈不快哉！哈哈！」徐渭是性情中人，一生狂傲，經歷豐富，識人也多，聽說湯顯祖是這樣的人，更是高興。

張元忬說：「年輕人清高孤傲，不是壞事。不過有些時候，世事往往壞在了這『清高』二字上。據說他近期還拒絕過首輔張居正的延攬呢！可見骨氣。但他唯獨對他的同鄉譚尚書念念不忘，據說前幾年春試落第後去譚府拜會了四次，都沒見着。

這事在士子間都傳開了。」

「我沒有看錯此子！詩好，人品更是絕佳！張江陵一代權相，有治世之才，但不一定對此子脾氣，用權門招數來延攬他，肯定不會有甚麼效果。譚子理不一樣。我當年在胡汝貞幕下參謀軍事，就曾說，嘉靖以來，本朝可成名將者，唯戚繼光、俞大猷和他譚綸譚子理三人而已。由此可見，英雄所見略同，英雄又惜英雄，此子詩好、人品佳，識人眼光也高出凡人一籌啊……」胡汝貞即已故多年的名臣胡宗憲，徐渭曾在他的幕府參贊軍事，與胡宗憲欣賞的譚綸有一些交集，如今聽說湯顯祖對譚綸如此傾慕，頗有會心，免不了嘖嘖稱奇一番。

友朋閒談之餘，徐渭把湯顯祖的《問棘郵草》讀了個遍，還寫下了很多批註。在文學方面，徐渭可以說是湯顯祖的前輩。他的地位雖然不高，連舉人都不是，但論文韜武略，甚至還可能凌駕於譚綸之上，可他對湯顯祖這位當時連進士都尚未取中的文壇後輩欣賞至極。